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至二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陳振興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　　宋杜大珪編

薛簡肅公奎墓誌銘　　歐陽修

明道二年尚書戶部侍郎叅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於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

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

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令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祕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

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工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取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陜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陜府歲餘名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

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憲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歉食公為勤

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行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而至令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出異語且覘公所為公顧主

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産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揺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川蜀大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寬猛之政

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茍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于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媿輙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慙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議論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

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

見先帝手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后娶趙氏令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曽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曽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

所為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於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令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　以國為姓　其后河東　隋唐最盛

公世載德　實河東人　必大其門　太師之云

公之從事　以難爲易　參于大政　不撓不牽

屢決大議　有言炳然　公不為相　告病還家

賵賻之榮　尚書是加　公有敏德　焯其行事

公有令名　有司之謚　事告之史　謚傳子孫

又刻銘章　納于墓門

程文簡公琳墓誌銘　　歐陽修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於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

以狀上考功移於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
簡明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其孤
又以請於太史而史臣脩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
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于其墓
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后居中山
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
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
中書令諱贇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

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兾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令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忌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

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陛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畧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僚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為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茍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

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无賴小人耳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老父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為能遷給事中知開封

府禁中大火延兩宫宦者治獄得縱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宫人多所居隘其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之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為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凡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部侍

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所免惟修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為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

折之至令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禄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户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興官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宫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

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歷六
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陜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
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
公諜知其來城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為有備引去
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亮祚立方幼三大將共
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使各有
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
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亮祚雖幼君臣和三將

無異志雖欲有為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為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敵人虛實情偽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為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府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為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

從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祕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晁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

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祕書郎有文集奏議若干卷公平生寡言笑愼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雜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　志于不奪　不學而剛　有摧必折
毅毅程公　其剛不屈　公在政事　有諤其言
直雖不容　志豈不完　謂公不顯　公位將相
豈無謀謨　胡不以訪　老於藩輔　白首猶壯
公雖在外　邦國之光　奄其不存　士夫昌望

吉卜之從　兆此新岡　推其休聲　愈遠彌長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一　宋杜大珪編

楊諫議偕墓誌銘　歐陽修

慶歷八年秋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於常州其行也天子召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某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慥而

授以言曰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

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兎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揚公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畧陜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内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

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詠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
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
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
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
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馳
造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粮什器如其
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
麟府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

其群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從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厮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吕后王禄産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忘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税居二歲復召

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
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
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於翰林甞為
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
雜事判吏部流内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
使知河中府陝幷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為人廉
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
所不及也公諱偕字次公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初

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公卒之明年秋
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洛陽
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
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
嗚呼可謂忠矣脩為諫官時嘗與公爭議於朝者而且
未有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
脩者豈以脩言為可信者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　其來有始　赤泉侯功　與漢俱起

震官太尉　四世以公　於陵正直　僕射于唐
師復理卿　振左拾遺　文蔚𫓶嘉　其後益衰
避亂中州　曽祖始南　祖屈偽邦　令于烏江
又適南粤　皇考是生　晦顯有時　發于皇明
在考司馬　始仕坊州　遂家中部　道德之優
司馬四子　惟公克大　非徒大之　又將長之
世有官族　孰無繫譜　或絶於微　或亡其序
不絶不亡　由屢有人　誰如楊世　愈久而審

次第弗迷　昭穆綿聯　公其歸此　安千萬年

謝學士絳墓誌銘　歐陽修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别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為姓歷秦漢魏並

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為盛族公之皇考曰
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為夏陽男皆
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
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
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
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元年四月丁
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於官以遠不克歸
於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

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
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具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
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於位退則歎曰初賓
客之甍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
者在位莫如脩舊蓋常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
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
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禄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
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

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擢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

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内始令内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内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求上旨從中出而數更且為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内銓諫者言李照新定

樂不可用下其議二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脩平居温温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

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故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

稱其平其遇事尤劇猶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寛静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逺而少能及民而堰撤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歳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廪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𦁉縗二婢至

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櫳無新衣然平生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始終大節也銘曰

壽吾不知　命繫其偶　不俾其隆　安歸其咎
惟忠之明　惟仁之茂　惟力之為　而公之有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二　宋杜大珪編

張文定公方平墓誌銘　蘇軾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為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

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已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為亳州刺史曽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扎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

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
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没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
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
國公娶稽氏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
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
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
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材異等
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為蘇

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絶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閒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

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謂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冠

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令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

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陜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手為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為冦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為恨時夏竦幷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留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邊備修完賊至無所

得及慶歷元年西方用兵葢六年矣上既益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收休息虜中匹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道申敕邊吏勿絶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

吴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
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戎主雅聞公名與
其母后族人微行覰公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公前酌
玉巵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
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輒
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
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歷自乾
興至慶歷廢不修請以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封

府府事至繁為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
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
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
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搆隙使來約我請
拒絕其使時議者欲遂納元昊故為荅書曰元昊若盡
知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
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
之强虜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

手若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為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嶮語為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

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
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
叱遣曰此言何為至于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
然育卒罷以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
為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為三司使公領
使未幾以辦聞仁宗大喜至於今計司先郊告辦蓋自
公始前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
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

周世宗推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推乎且今未推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推之則鹽貴彼鹽益售是為我歛怨而彼獲福矣彼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

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公為禮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歷中衛士夜逾宮垣為變仁宗且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

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
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
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為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
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
為諫官御史中丞三司使皆為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
資政殿名兩府侍從賜坐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
日有旨鎖院公既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
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

大略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人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嬴虛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輕

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内則臺諫外則
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
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
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為國立事哉此風不革
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
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曰朕之闕失國之姦蠹
朝之憸諛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大
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險而擠之我不為也終

無所言公既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虚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内銓建言畿内税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内税三分遂為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昪發兵討賊而副揔管劉涣不受命皆

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辭不拜曰渙與昇有階級令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為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為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言儂智高在南詔欲求冦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鬻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

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嶮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印部川曰冦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

智髙毋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髙至乃伏法復以三司使
召還奏罷蜀横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
紀之公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
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
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將
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
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
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

減費役為功河日以堙塞令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
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晝漏盡十刻
侍衛皆跛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
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歷以來公論食貨詳
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為議本凡除主計未嘗
敢先公也其後未朞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
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
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箄築城之西壓

秦境上屬戸皆逃匿山林公即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矣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再任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

陳過都留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陛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為對言近而指遠上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令而不然聞學士之言始

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逵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歷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見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頼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

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嘆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令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

始終之分上嗟歎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為内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面命公為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召知制誥鄭獬内東門别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欽曾公亮

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内司賓存問日至虚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恱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為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為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豊財而强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

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漕撳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滿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撳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學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為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趍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雖不

能事令歸與以全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扳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犨以孤城力戰保此州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為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友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

思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御戎之策執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長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輙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

劉廷諫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内徙李彛興馮暉之族至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欵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歳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儌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歴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

末上驚曰爾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泛遣使蕭禧來上問敵意安在公曰敵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墮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敵頗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敵交口上曰朕念慶歷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為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為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遷延之三

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蕭至以河東疆事為辭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敵使蕭扈一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詰之扈不能對録其條目付扈以歸因以洙槀上之禧當辭偃蹇卧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為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謂樞密使吴充曰禧不即行使主者曰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敵中可也充啓用其説禧即日行除中太一宫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

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措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為恐慄聖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

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為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然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阯

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緼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也曰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討破者也遂條上九事時習知蠻事者皆服其精練師還如公言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鬻之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太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

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惓惓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為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宫使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令上即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使南院章四上不拜璽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二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

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為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鞏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浴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

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樂書一卷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雅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

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説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說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令公具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問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

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恱公者寡不恱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世以軾為知言公始為諫官薦劉夔王質自代皆即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鎬自代即以為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曽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

以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嘗密薦公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屬纊之日凜然如平生有星隕于北牖及甍赤氣自寢而升里人望驚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於宋城縣永安鄉仁孝曲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　士貴其身　維人求我　匪我求人

秦漢以來　士賤君肆　區區僕臣　以得為喜

功利之趨　謗毁是逃　我覿其身　夏畦之勞
紛紜叢脞　千載一律　帝閔下俗　異人乃出
是生我公　龍章鳳姿　翔于千仞　世挽留之
浩然直前　有礙則止　放為江河　匯為沼沚
穆穆三聖　如天如淵　前席惟詛　見黜必冠
豈不用公　道有不契　出其緒餘　則已驚世
公之所能　我不敢知　乘雲馭風　與汗漫期
噫天何時　復生此傑　我作銘詩　以詔王國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二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三　宋杜大珪編

滕學士甫墓誌銘　蘇軾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内厲精為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宗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於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

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為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

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於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為公危慄或以為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為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

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令上即位從公為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為鄆州從真定河東治邊凛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為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從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為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遊公雖為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

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譏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為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巽巽生贈戶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尚書贈右僕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

越州觀察推官㔶㔶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為溫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為文希文為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於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為首常舉進士試於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為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

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既遇知神宗為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為欺天陷人矣為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

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為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冊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令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于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

為罷之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欵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諭公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閒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

歳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别林牙謂與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地廬舍命公為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茇舍公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

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税
察情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
除公幷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頼者為鄰婦隱其
金閱數尹不能辨頼憤悶至病傴杖而訴於公公呼鄰
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頼頼奮身仰謝失傴所在投杖
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公言繼
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
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

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竒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為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為屏息移知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

不可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敵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

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臣黨五曰贊治道
上之其畧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
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
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
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
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
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請復完之至溢
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

至今為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
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
也既没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木炎居喪
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為買田賙之敕使謝諲市物于
安因緣為姦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為罷黜諲自安
定先生之亡公嘗割俸以賙其子及為湖州祭其墓哭
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
十萬石為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

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絶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東京皆大饑公獨有所乞米為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幷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

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棊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從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饑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一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冠而失備與無冠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沿邊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

諸將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為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幷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為差民以為便陽曲

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為荒田公奏還之使縣

治堤防如黄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悦

掊詆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

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

以四寨而葭蘆吳堡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

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為夷狄笑乃命部將訾

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瓦之失

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

畫界以綏德城為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為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為失百里矣國家以進退尺寸為强弱令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争之已而諜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仁吳二寨之間刼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申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為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争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

莊粟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
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
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
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
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
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祜祁皆承奉郎裕尚幼
女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
省正字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

適王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

天之降材　千夫一人　人之逢時　千載一君
生之既難　得之豈易　而彼讒人　曾不少置
昔在帝堯　甚畏巧言　讒說震驚　雖堯亦然
偉哉滕公　廊廟之具　帝欲用公　將起輒仆
賴帝之明　雖仆復興　小試於邊　戎狄是膺

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　老成云亡　吾誰與之

若古有訓　無競維人　公之治邊　折衝精神

猛虎在山　藜藿茂遂　及其既亡　樵牧所易

公官三品　以壽考終　我銘之悲　夫豈為公

司馬諫議康墓誌銘　　范祖禹

元祐五年六月丁酉詔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為左司諫時已屬疾五辭不許就賜告君奏曰臣不敢拜君命於家疾間當亟起受乃留告閤門以俟詔

以君久疾不給俸其自止日續給之君辭不受七月小間將受命疾作不能造朝即奏臣不可以備言職矣願卒辭新命詔遣内侍挾御醫三人診視治療以君清貧命醫毋得受饋偵疾損取旨八月君奏曰臣之力憊矣言職不宜久虛願領宫觀養疾西都二聖不得已許之除直集賢院提舉嵩山崇福宫詔曰勿藥有閒即膺吾用遣内侍諭旨俾留京師就醫藥賜錢三十萬九月丙寅以不起聞明日輔臣對延和殿未及奏事二聖嗟悼

不已命優恤其家特贈右諫議大夫遣將作監丞張淳督運木就護殯葬官給錢百萬遣中使弔問妻子賜錢五十萬又賻錢三十萬布帛有加既又遣内侍問行日賜白金五百兩助喪事十一月甲申葬陜州夏縣太師温國文正公墓次君字公休文正公諱光之子也其先出於晉安平獻王孚歷後魏隋唐以及本朝子孫未嘗去鄉里積厚流遠是生大賢曾祖諱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贈太子太傅祖諱池以清直事仁宗

為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温國公曾祖妣皇甫氏祖妣聶氏妣張氏皆封温國太夫人文正公以道德事四朝進退以天下起相二聖勤勞帝室慰荅民望為元祐宗臣君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出於天性文正公與夫人皆器愛之或當遠出夫人必自挾以往既長入官或數日不返家夫人輒憂思形於眯㬠或踰月而後歸則相顧憐然喜欲泣敏學過人博通羣書熈寧三年以明經擢上第釋褐試祕書省校書郎耀州冨平縣

主簿時文正公為翰林學士奏留國子監聽讀四年奏授守正字五年監西京糧料院遷大理評事文正公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修資治通鑑奏君檢閲文字官制易階承事郎丁母夫人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起毁幾滅性見者哀之文正公居洛十五年往來陜洛間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與君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為司馬公之子也服除授簽書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公事元豐八年以韓獻

肅公薦擢秘書省正字轉奉議郎元祐元年為校書郎文正公為左僕射力疾入對詔君扶掖上殿賜緋章服公薨執喪如喪夫人哀毀有加焉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恩悉以予族人其啓夫人之喪而合祔也號慕如初喪既葬廬于墓凡文正公終事竭誠盡力無一不致其極者三年服除召為著作佐郎兼侍講進講詳明傳經義勸上以進德上必虛己聽之四年為修神宗實録檢討官上疏言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

天自古禍亂之興皆由饑饉為國必有九年之蓄乃可以備水旱比年以來旱暵為虐民多艱食若令秋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虞昔魏李悝為平糴之法國以富彊東漢永初以後水旱十年和熹鄧太后臨朝用征和故事徙置饑民於豐熟諸郡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唐太宗貞觀初天下連歲災害太宗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至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自古賢聖之君非無水旱之

災惟有以待之則不為其害如漢唐之策已非處處皆有蓄積故令民東西就食此策之下者也魏文侯舉國四境悉令平糴所在有儲此策之中者也三代而上國有九年之蓄此策之上者也今臣願陛下先為漢唐之下策以濟目前之艱俟及豐穰乃為魏文侯之中策積以歲月漸及三代之上策秉令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歸於官令冬來春令饑民就食俟鄉土豐穰乃還本土夫國家積財惟以安國民安則國安故凡為國者

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當吝陛下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為天下大本則四海幸甚夫實倉廩使百姓足食非獨可以消患太平之化由是而興措刑之本無先於此矣初文正公在相位與呂正獻公及同列共議稍修官制以就簡便令門下中書二省通職事亦先帝詔書本意也草具未上而文正公薨至是君復上舊藁降付三省而朝廷未遑有所行也十月除右正言以執政親嫌辭不就職五年春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

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曰德曰才曰識三者皆由于學又勸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四月詔講讀官奏對邇英閣君初對勸上自强於學以孝德為治道之先再對又言孟子為書最醇正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曰方讀孟子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為十四卷以進君自文正公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親戚勉以肉食終不肯及免喪毁瘠纍然治療不愈至是益侵累奏

乞留臺宫觀詔不許遣內侍賜御膳勞問後乃予優告
猶力疾解孟子二卷自是疾有加除諫職未受條具諸
所當言以待日得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疾病召醫李
積于兗積居野年七十矣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
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告者日夕不絕積遂
行至則疾不可為也没語妻子以不報國恩為恨享年
四十一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處士相弔于
野市井之民無不哀之君篤行內外淳備必欲如古人

燕居如對大賓動靜有矩法望之色莊氣和而言厲嚴於祭祀為人潔廉未嘗言財文正公既葬二聖遣使賜白金二千兩立神道碑君以文正公葬皆官給碑已具固辭不許遣家吏如京師納之其事君務責難非堯舜仁義之道不陳於上前待族人委曲周旋唯恐不得其所欲與朋友忠信久而益親有文集十卷初娶張氏朝散郎保孫之女追封真寧縣君再娶張氏大理寺丞雅之女封安仁縣君二子曰植曰桓皆承奉郎桓早夭三

女長適承務郎楊克覲先君卒其二皆幼祖禹與君同修資治通鑑同為正字著作同修實錄同侍經筵相與猶一體也君初疾屬以後事其孤請銘嗚呼其可勝哀也夫銘曰

烈烈温公　迪我祖宗　卒相二聖　以成天功

公休之賢　是學是似　民曰幸哉　温公有子

温公有子　天子有臣　世其休風　澤我下民

執經帝前　日勸帝德　帝曰良哉　補予袞職

惟其所有　訖未一施　中道而止　天實奪之
惟人之生　惟德可久　沒而民思　是謂不朽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三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四　宋杜大珪編

呂中丞誨墓誌銘　司馬光

府君諱誨字獻可其先幽州安次人曾祖父諱琦晉兵部侍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祖諱端相太宗真宗以太子太保薨謚正惠贈太師中書令伯祖諱餘慶太祖時參知政事贈鎮南軍節度使各有功烈記於史官父諱詢國子博士贈兵部侍郎母張氏追封清河郡太君

獻可幼孤自力為學家于洛陽性沉厚不妄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從發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兗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扣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閤宦者梁懷吉梁全一竄

逐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
條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
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英宗即位改起居舍
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内侍都知任守
忠久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構兩
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辭
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
請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謙默未可否事獻

可屢乞親萬機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出禱而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政猷可復言於上令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之甚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為諂諛求自入於上猷可曰是不可久處左右亟上言數其前後巨惡幷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黨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

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勑告納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來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請即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令上即位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

未幾召為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强直擢為
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
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倫天子
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衆莫不怪
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己厭常為奇多變
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
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曰誤
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曰天下

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獻可雖在外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有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宮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寧四年五月丙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貧獻可既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室無餘資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惠利而疾姦暴大抵概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為言職其奏章存可見者凡

二百八十有九歴觀古人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令特舉其事係安危者書之至於進退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忤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覩正色直辭指數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為之股栗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于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為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

當為畏避遠去如顛陷阱惟恐墜焉昨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過于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令之世愛君憂民發於誠心無所為而為之可以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耶故其没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于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侍御史旦之孫封同安郡君四男長曰由庚金木主簿次曰由聖將作監主簿次曰由禮由

誠皆未仕六女長適羅山令麴承之次適光禄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晁燁次蚤卒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某日葬於伊闕先塋獻可病亟為手書命其為之文其往省之至則目且暝光復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强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没噫如某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耶顧義不得辭哭而為銘銘曰

有宋名臣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充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為人

臣為人嗣終始無愧能底於是者可不謂之備矣乎

王尚書陶墓誌銘　　范鎮

公諱陶字樂道其先京兆人曾祖樵祖誨不仕父應贈禮部尚書妣孟氏追封常山郡太君公力學博通慶歷二年舉進士甲科調岳州軍事判官丁孟夫人憂歷杭州觀察荊南節度二判官以書判優等升也用薦者狀遷太常丞知陜州閿鄉縣未行丁父憂則詣闕號訴願

以所遷官贈其父母書三上報可終喪除太子中允管句高陽機宜文字編校史館書籍韓丞相為御史中丞辟公監察御史裏行踰月復為太常丞狄青罷樞密副使為使相公言自祖宗開國以來未有此命者請詔有司自今軍伍之人不得任樞密副使及使相著於令庶夫後世不為亂階也又言館閣卿相之津塗而二府子弟親戚以恩例遺表或進家集由是而位通顯不已濫乎嘉祐五年正月一日甲夜有星墜于西南光燭地隱

然有聲占者曰天狗公言去年日食正旦今年星復墜

在正旦天狗主兵其於兵變宜有以預防之請中外舉

智武才勇之士以備將帥又言令武舉取格太輕請倣

唐制設科優待以官無若招士伍然則賢者類至矣遷

右正言判登聞檢院試鎖廳舉人親事官夜入延福宮

為盜有司用疎決恩以常盜論公言宮掖之嚴而以民

間會降為比非所以尊天子肅禁衛於是特流海島皇

城司官吏加罪有差鄧保信引燒煉卒入禁中公言漢

唐術士名為化黄金延年益壽以惑媚時君者後皆伏誅請以漢唐為監即逐出之無重其罪會陳秀公為樞密副使公論奏不報因自劾請補外遂知衛州未數月徙蔡州明年復以諫官召上言臣與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同出為郡今獨召臣及師道二人請復介等職任免重貽臣等羞謗尋判司農寺言常平錢穀其數雖不少以天下户口計之殊未為備頃出内庫緡錢每路賜數十萬每州以主客為率令户得穀五石遇饑年則取

本以糴平時物貴稍得息則出之此令之下臣將見四方之人鼓舞聖澤自保為太平垂白之民與夫增塔廟奉佛老以求妄福不同謀矣再試鎖廳舉人奉使契丹仁宗皇帝既以英宗判宗正寺踰年不就職公請對言宮中嬪御宦官有以上惑聖聰而使之畏避不敢前也仁皇帝大悟曰當别與一名目翊日遂為皇子矣然英宗猶稱疾不入公又上言君父召豈容遷延蓋所遣使備禮致命而不能副陛下聖意乞行降責然後皇子入

居慶寧宮英宗即位遷右司諫尚書戶部員外郎直史館皇子位伴讀兼管內國子監俄修起居注淮陽王府翊善改潁王府屬疾請補外潁王上表留公乃知制誥判司農寺會陳許潁蔡饑為安撫使既還奏事稱旨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潁王為皇子以詹事召未至英宗上僊令皇帝踐祚進禮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充群牧使同三司少府監裁損山陵浮費未幾為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山陵儀仗使因對便殿上以湯尹一德事

諭公曰朕與卿一心不可轉也公再拜稱謝間以手詔問時政公請慎聽納明賞罰斥佞人任正士又請復轉對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躬先儉素以風天下限年校藝以汰冗兵會以司馬公光呂公公著為翰林學士上問此舉如何對二人者臣嘗論薦之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患不治乎又言呂公誨傅公堯俞皆以言斥外請召還之必有所補故事常叅官宰相押班是時韓魏公曾魯公奏事既退仍近例不至公曰天子新即位大

臣輒墮朝廷儀遂彈奏之二公既待罪猶以近例為解公彈奏不已因懇請去職乃以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徙許州入權三司使歲餘為翰林學士以足疾請補郡上七遣使留之固請不已於是為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賜黄金百兩㪺之徙河南府即請汝州既至乃乞致仕上遣使敦諭不許因請南京留司御史臺許州待次遂家許州六年上幸東宫念之遷給事中明年起知許州尋改鄧州辭不行復知河南府光獻山陵公力疾應接

無一不辦治者疾益侵上遣使挾醫療治大享明堂推
恩宫臣特遷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汝州仍聽潁昌
府便醫既就道大星隕于前閏九月壬寅薨享年六十
一明年四月庚午葬於開封府祥符縣東韓里之先塋
公之薨特贈吏部尚書遷其二子官諸女皆賜命服别
推恩者三人初娶陳氏潁川郡君再娶李氏京兆郡君
繼室京兆之姊永安郡君皆先公以亡子男四人弱翁
李兒早卒次曰寔曰寧並承奉郎女九人長適宣德郎

張直溫次適奉議郎張保清次承奉郎唐懋次孟州司理參軍李百禄餘早卒公伉直不妄語言其居家孝友敦睦姊嫁韓氏夫卒買地葬之又以兩郊恩封其姊長安縣君族屬之在京兆者皆收養教誨使有分業其在朝廷勇於敢為不為貴勢降屈凡廷議雖天子敦諭不決不止退就黜責亦無慊也所著文集十五卷奏議十五卷詩十卷詩說三卷初為小官時歐陽文忠公作剛說贈公且戒以過韓魏公知公者韓丞相薦公者及論

事則殫劾無所回避世因謂文忠公為知言云銘曰

維公氣志　甚勇而毅　岱嵩在前　雖壓無避

維公文章　既辯且詳　江河之流　不竭而長

嘉祐之際　英在潛邸　明謨善計　雲龍之契

治平之隆　帝居東宮　啓迪宸聰　羽翼之功

命與時戾　身與疾俱　昔之寵榮　今也嗟吁

深松茂柏　維是窀穸　百千萬年　安於其宅

鮮于諫議侁墓誌銘　范鎮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箕子封於朝鮮其子仲食采於于因氏鮮于其後詔為閬州刺史没於官遂家焉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其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曽祖演祖璀皆不仕父至號隱居先生以公贈金紫光禄大夫毋趙氏安徳郡太夫人公性莊重力學景祐五年登進士第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為江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歴中天下旱詔中外言事公上書災異之興有四言甚切直移

歙州黟縣令又權婺源令歙號難治公治為諸邑最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秘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綿州先是守將以下課吏卒供薪炭芻豆蔬園中果蔬公至悉罷之而守將隨亦罷趙悅道薦其狀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初為皇嗣公乞選經術士以為翼衛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聖從知永興軍辟公簽書判官廳公事再遷屯田郎中蔡河撥發神宗初詔中外直言公應詔言十六事皆人君謹始者及王荆公

用事又上疏言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咈其意某時為翰林學士薦公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𠝣公沮議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有章疏在因出其文以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不減東宮舊臣王陶未幾關陜旱乃移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雁門故事遠斥候謹烽火須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頃之慶州兵叛關中震駭巴峽以西皆恐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會處公一皆止之蜀人遂安

是時初作青苗助役法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公以為利路民貧定二十萬而與瑜議不合各具奏以聞上從公議以為諸路率罷瑜而以公為轉運副使西京左藏庫使知利州周永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兇狡不敢問公即遣吏就捕送于獄而永懿編管衡州初利州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用武臣至是乞用文臣為守又劒門關葭萌寨使臣兼知縣事多不習文法因請罷令令專邑事皆著為令是時新法

行而公平心處之蘇子瞻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為三難云人以為知言尋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遷司封郎中是時河決曹村或謂勿塞公言東州惟梁山張澤兩濼夏秋大河注其中則民為魚矣因作議河書上之上皆嘉納復合京東西兩路為一因以公為轉運使後知楊州官制行換朝請大夫坐所舉吏受賕免降朝散大夫或勸公自陳公曰吾剌舉十二年所舉四百餘人寧盡保其往邪既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為自

全之計乎管句西京留司御史臺二聖臨御除公朝議大夫京東轉運使既至奏罷萊蕪利國監鐵冶及鹽法通商東人大悦又言高麗朝貢可令州郡禮之其自欲商賈者聽則其人便矣召判太常議仁宗配享或曰荊公或曰吳正憲公公以為宜如唐郭子儀故事用富文忠公議遂定明堂禮畢拜左諫議大夫言君子小人相為消長之理甚備又請六曹寺監長吏各舉僚屬則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矣又言保甲授班行者即為官

戶免役而祥符縣至一鄉止一戶可差公請依進納例
有旨諫官直舍不得與兩省相通公奏唐太宗每宰相
平章必命諫官隨其後有違失則箴規之令置諫官使
與兩制不相往來非所以開言路之意又請復制舉分
經義詩賦為兩科多施行者明年以疾請外補拜集賢
殿修撰知陳州仍詔滿歲除待制五月辛未卒于州廨
享年六十九公兩得任子恩奏兄之子凡嫁內外親族
之女數人其在官為家如此娶陳氏封永安郡君前公

一年以終男五人復早卒頡河南偃師縣尉群鳳州司
法參軍綽假承務郎焯未仕女四人長未嫁而亡次適
趙氏次適蒲氏亦亡幼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男二人
崇崧孫女二人所著文集二十卷詩傳二十卷周易聖
斷七卷典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藳二卷刀筆
集三卷是歲八月辛丑葬于潁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
村之原銘曰
神宗皇帝在御𥡴嘗薦公怫執政意後十八年遂銘公

之墓乎嗚呼予駿其言也詡其行也敏平生云為莊重惇

謹曰陽翟縣大儒之鄉高村之原永固以藏貽後世云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四